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基督教与古典传统

刘小枫 ● 主编



[美] 郝岚 Jacob Howland ● 著

探究哲学与信仰

——基尔克果与苏格拉底

Kierkegaard and Socrates

罗晓颖 张文涛 ● 译

华夏出版社

CAMBRID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基督教与古典传统

刘小枫 ● 主编



探究哲学与信仰

——基尔克果与苏格拉底

Kierkegaard and Socrates

〔美〕 郝岚 Jacob Howland | 著

罗晓颖 张文涛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究哲学与信仰/(美)郝岚著;罗晓颖,张文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1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 Kierkegaard and Socrates

ISBN 978-7-5080-7791-8

I. ①探… II. ①郝… ②罗… ③张… III. ①克尔凯郭尔, S. (1813~1855)
—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B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8523 号

Kierkegaard and Socrates (A Study in Philosophy and Faith) 1st
edition (ISBN-13: 9780521730365) by Jacob Howland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14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only.

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销售。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5805 号

探究哲学与信仰

著 者 (美) 郝岚

译 者 罗晓颖 张文涛

责任编辑 陈希米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南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48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基督教与古典传统”出版说明

基督教并非西方文明传统中的原始宗教,而是从古希腊宗教—古罗马宗教—犹太教等民族政制宗教的母体中孕生出来的普世宗教。基督教成为政制性宗教以后,孕生基督教的古希腊罗马宗教成了所谓“异教”,基督教与“异教”的交融及其内在冲突便构成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基本动力因。一般认为,现代西方是基督教的西方,现代性是基督教文化的结果——但我们不能无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现代西方文化发端于“异教”文化的复兴(所谓“文艺复兴”)。从马基雅维利、培根、霍布斯到尼采,基于“异教”思想立场对基督教的攻击逐渐从隐秘走向公开。尼采把现代启蒙哲人诊断为病入膏肓的病人,因为他们在“充斥着机密和压抑的空气”中不断编织“无比丑恶的阴谋之网”(《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章 14 节)——但尼采同时指出,现代启蒙哲人的普世博爱看似源于基督教宣扬的爱心,其实来自普罗米修斯点燃的火堆:

我们的科学信仰的基础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信仰,就连我们现在的这些认知者,我们这些无神论者和反形而上学者,就连我们的火也是取之于那由千年的古老信仰点燃的火堆。《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章 24,周虹译文)

基督教与古希腊—罗马古典传统的关系,因此是西方思想史上的枢纽性问题。本“丛编”旨在积累两类文献:一,历代基督教神学要著(教父时期、中古时期、近代时期和现代时期),这些论著与古

2 探究哲学与信仰

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或多或少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二，西方学界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编译者期望这套“丛编”有助于我国学界的基督教思想史研究进入西方大传统纵深，搞清基督教与古典传统之间复杂的思想关系。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甲组

2005 年 5 月

中译本导言

张文涛

基尔克果的思想和著作虽然早就进入了国内学人的视野,但远远没有深入透彻的理解。首要的原因在于,基尔克果的写作方式和思想本身呈现出特殊的困难。基尔克果的写作和思考横跨哲学、宗教、文学诸领域,文体上不仅常常将多种体裁混杂一起,而且又特爱采用托名的思想藏身方式。另一方面,从论题上看,无论是生存主义哲学的浅近传统,还是基督宗教的深远传统,都不足以构成充分理解基氏思想的完整问题域。面对基氏这一类作者的复杂写作和深度思考,真正的理解需要机缘。

不要忘了,基尔克果的写作,是从思考苏格拉底问题开始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与尼采那里的情形相似,苏格拉底也伴随了基尔克果一生。这或许意味着,重新理解基尔克果,可以从重新理解苏格拉底问题、特别是重新理解基尔克果笔下的苏格拉底及其哲学开始。

在20世纪对苏格拉底的重新理解中,施特劳斯是最重要的开创者。不过,施特劳斯进入传统的苏格拉底问题,有着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进路。

众所周知,神学—政治问题是施特劳斯思想的重要主题,甚至可以说,它是我们“理解施特劳斯思想的枢纽”。^① 不过,在迈尔看来,“施特劳斯的神学—政治事业完全是为哲学的自我理解和端正

^① 迈尔,《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林国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4,页197。

哲学服务的”。^①也就是说,关注神学—政治问题,最终是为了面对来自启示的挑战,证成哲学生活的正当性和必然性。无论如何,哲学与启示的关系可以说是施特劳斯审理西方思想传统的一个基本问题意识,而这一点在其出版于1935年的《哲学与律法》一书中已经展现出来。

可是,1946年8月11日,施特劳斯在其笔记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我现在要一笔勾销自己迄今所做的一切——必须真正彻底从头开始。……我必须再次弄清楚,真正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以往我一直认为,对原初的哲学概念的表述(附带对现代的哲学概念的概略批评)可能足够充分了,因为,对我来说,哲学之正当和必然是确定的。在基尔克果的影响下,加上回忆我以前的种种怀疑,我必须再次、而且尽可能尖锐地提出问题:哲学之正当和必然是否完全确证无疑。……因此,事情是这样的:《哲学与律法》或者(也许)《哲学抑或神的指引》,比“苏格拉底”主题和“政治哲学导论”更重要。^②

显然,施特劳斯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困惑,或是说,对自己的哲学理解产生了动摇,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到了基尔克果的影响。施特劳斯没有说明受了基尔克果什么影响,不过,我们可以猜测一下,既然施特劳斯的困惑在于对哲学的理解,那么是不是说,恰恰是基尔克果对哲学的理解,极大地冲击了施特劳斯一直以来对哲学的理解?

如果是这样,那么,到底基尔克果是如何来理解哲学的呢?

① 迈尔,《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前揭,页208。

② 转引自迈尔,《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前揭,页224。

一 悖论与激情

基尔克果和尼采是克服西方现代性之虚无主义的两个思想重镇。值得注意的是,在基尔克果和尼采一生的思想活动中,苏格拉底均占据着核心位置,而且,反思苏格拉底的哲学生活,亦是二人思想生涯的共同起点。就基尔克果来说,这一起点是其1841年博士论文《论反讽概念》中对苏格拉底问题的探讨。^① 鉴于基尔克果思想的最终归宿在于基督宗教,他对苏格拉底哲学的关注就更值得重视了:哲学与启示的关系,或者说雅典与耶路撒冷之关系,可以说构成了基尔克果思想世界的一个基本框架。对此框架的简明呈现,见于其《哲学片断》一书中。^② 在出版于1844年的这本篇幅简短却因思想浓缩而显晦涩的书中,通过克利马科斯这一托名作者,^③ 基尔克果对哲学与启示信仰展开了对比性的考察。作为一个酣畅淋漓的思想实验,这一考察最终服务于阐明信仰如何绝然不同于哲学、这种信仰如何才可能,^④ 不过,与此同时,它也清晰表明了基尔克果对苏格拉底、对哲学的根本理解。

① 基尔克果,《论反讽概念》,汤晨溪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② Johannes Climacus (Kierkegaard),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ed. and trans. by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中译本参克利马科斯(基尔克果),《论怀疑者/哲学片断》,翁绍军、陆兴华译,三联书店,1996。下面引此书简称《片断》并随文夹注,引文参考翁绍军译文并据英译本修正(翁译本常常会在重要的地方译错,这一点或许也表明基尔克果这一短著委实难读)。

③ 关于基尔克果的托名作者问题,这里暂时采取一个稍嫌武断的简明立场:即视克利马科斯为基尔克果的一个思想侧面,克利马科斯代表着作为“哲人”的基尔克果的思想形象。

④ 如郝岚所说,“克利马科斯此书的真正主题不是苏格拉底,甚至也不是哲学,而是宗教信仰”。见郝岚(Jacob Howland),《基尔克果与苏格拉底:探究哲学与信仰》(*Kierkegaard and Socrates: A Study in Philosophy and Fa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页1。

人怎样才能获得真理？对于关涉人之幸福的这一性命攸关的终极问题，克利马科斯在其“思想方案”（《片断》页109-130）中设想哲学与宗教的不同回答。对此问题，苏格拉底的思考遇到了一个“悖论”，即著名的美诺悖论：“人既不可能探究自己知道的东西，也不可能探究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人不可能探究自己知道的东西，因为知道的人不需要探究；人不可能探究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人不知道自己探究什么”（《片断》页110）。^①这个悖论看起来像是在为美诺自己的懒惰辩护，苏格拉底却严肃对待它，因为，它将“知”与“无知”极端地对立起来，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人的认识不仅没有了起点，也完全没有了必要。

悖论对思想的危害是极大的，不过，对苏格拉底来说，小小的美诺悖论其实不算什么，因为，“知”与“无知”构成的悖论，是苏格拉底的哲学思考一直以来就在面对着的。一切始于那个德尔斐神谕。神谕说苏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知），可是苏格拉底自己知道自己全然一无所知（无知）。显然，苏格拉底的自我判断与神谕极端冲突，二者构成了一个悖论。如何解决这一悖论呢？苏格拉底的第一反应不是相信神谕，而是想反驳神谕。可是，一番探查之后，苏格拉底发现神谕是对的：“苏格拉底的确比其他人聪明，皆因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也就是对重要的事情一无所知，其他人却相信他们自己对最重要的事情尽悉底蕴。”^②苏格拉底对此悖论的解决，是获得了“知无知”这一特殊知识。不过，无知之知本身仍然显得是一个悖论……

苏格拉底的无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基尔克果解释说：

① 《美诺》80e，这里的译文引自郭振华，《哲学的德性——柏拉图〈美诺〉译疏》（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12），下同。

② 施特劳斯，《雅典与耶路撒冷：一些初步的反思》，见刘小枫、陈少明编，《经典与解释的张力》，上海三联书店，2003，页294。

苏格拉底的无知绝不是一种经验性的无知,恰恰相反,他实际上知识广博,既读过诗人又读过哲学家的书,精通世事,所以经验的意义上绝不是无知的。可就哲学而言,他却是无知的。他对万物的根基,对永恒、神圣的东西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他知道这个东西存在,但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它在他的意识中,但它又不在他的意识中,因为,他就此能够做出的惟一判断是他对此一无所知。^①

也就是说,苏格拉底感到无知的对象,是神的智慧、“神永恒的本性”,苏格拉底终究“对神如何操纵世事、安排人的命运无知”。^②在柏拉图那里,基尔克果说,这一无知也被刻画为“苏格拉底把理念当作界限”、“理念成为辩证法的边界”。^③对神的无知,也就是对理念的无知。用施特劳斯的说法,这也就是对“最重要的事情”、“对整体”的无知。^④

现在,克利马科斯从《斐德若》里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这是苏格拉底的一个自述,从这个例证出发,克利马科斯进一步阐释了苏格拉底“知无知”这一悖论的意蕴:

虽然苏格拉底尽他自己最大努力去获得关于人的本性的知识,并去认识他自己……但是,他还是承认,他之所以没有兴趣去考虑诸如双翼飞马和蛇发女怪一类生物的本性,是因为他还不完全了解自己,不了解他(作为一位人的本性的鉴赏家)是一个比提丰(Typhon)更离奇的怪物,还是一个更温顺而简单的生灵,天生便分有某些神性(见《斐德若》229e)。这看

① 基尔克果,《论反讽概念》,前揭,页142。

② 基尔克果,《论反讽概念》,前揭,页147。

③ 基尔克果,《论反讽概念》,前揭,页121、142。

④ 施特劳斯,《神学与哲学的相互关系》,见迈尔,《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前揭,页252、254。

来是一个悖论。但千万不要轻视这个悖论,因为,悖论是思想的激情,思想者要是没有悖论,就像爱者没有激情,不过庸人一个。(《片断》页154)①

苏格拉底关于自我认识的这番话,为什么是一个悖论呢?苏格拉底说如果不先了解自己,他就无法去了解那些外在的东西,可是,克利马科斯的疑问是,在根本上,如果苏格拉底不去了解外在的东西,他能够最终理解自己吗?显然,如果承认这个疑问,悖论就产生了。而在克利马科斯看来,这个疑问本身就内在于苏格拉底的自述之中——“一直以为自己了解自己的苏格拉底,现在却不再拿得准自己是否真是比提丰还复杂的骄傲不驯的生灵,还是一种天生就分有一点神性的更简单温顺的生灵”(《片断》页156)。也就是说,苏格拉底发现,要认识自己,他不得不将自己与外在之物进行比较——自我认识的悖论由此产生。

克利马科斯看到,在苏格拉底这一悖论性的自我认识中,其实一直存在着一个与认识相冲突而认识又不得不试图去克服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就是未知者(the Unknown)。但就其认识人,或认识任何别的他所认识之物来说,这个未知者不是一个人。因此,让我们称这个未知者为神(the god)”(《片断》页157)。在克利马科斯看来,苏格拉底当然知道这个“神”对他的重要性——“他大概会解释说,要是身后没有神存在这一保证,他是没有勇气敢于开始这探险航程的”。的确,就像《斐德若》里苏格拉底自己说的那样(《斐德若》229e),他是遵照德尔菲神谕的指示才去认识自己的,这本身就是在“应神的要求”(《片断》页162)。

对苏格拉底来说,悖论性的自我认识就是要不断跟这个未知者

① 郝岚在其通盘反思苏格拉底哲学审判的《政治哲学的悖论》一书开篇,就引用了《哲学片断》的这段话(戚仁译,华夏出版社,2012,页5)。顺便指出,《哲学片断》和《政治哲学的悖论》的中译本在这里都出现了关键性错译。

相冲突,“这未知者一定存在,但又是未知的,因而在这种意义上说它并不是存在(exist,或译生存)着的”(《片断》页162)。苏格拉底的自我认识无法脱离对神的认识,最终,“苏格拉底的自我认识就是认识神(self-knowledge is God-knowledge)”(《片断》页113)。可是苏格拉底承认,他对神或神的智慧究竟是什么一无所知,也就是说,对于他,这个神、未知者是一个绝对的他者。于是,这个未知者与苏格拉底的理性认识之间,存在着一种“绝对的差异”(《片断》页162)。因此,“这就是思想的最终悖论:要去揭示思想本身不可能想到的东西”(《片断》页154)。这也就是克利马科斯看到的苏格拉底“无知之知”蕴藏着的最大悖论:理性要去认识超出理性之物(《片断》页163、164)。

悖论对思想危害巨大,因为它会让思想面临怀疑论的困境,甚至走向虚无。在1841年的《论反讽概念》中,基尔克果便认为,苏格拉底从其无知之知中终究未能形成积极的知识,面对悖论对思想的不断的(怀疑主义式)打击,苏格拉底最终找到了“反讽”这一立场,而从这一立场看,“真正构成苏格拉底生活的关键的,是一种神秘莫测的虚无”。^① 苏格拉底“尽情享受反讽的欢乐”,而他“之所以能够在这种无知中安闲自得,是因为他没有进行深入思辨的强烈渴望”。^② 虽然基尔克果说,“在苏格拉底那里,反讽实际上是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激情”,^③但这种激情却完全是消极的,结不出积极认识的果实,苏格拉底靠它只是得到了“上升得越来越高”的“恬然

① 基尔克果,《论反讽概念》,前揭,页121、120,关于苏格拉底的“虚无”,又参页63。

② 基尔克果,《论反讽概念》,前揭,页147。这意思是说,苏格拉底并不热爱智慧。所以与之相应,在《论反讽概念》中,基尔克果认为,柏拉图把苏格拉底抬得太高,色诺芬把苏格拉底压得太低,阿里斯托芬则最恰切地描绘了苏格拉底:一个智术师的形象。参页120。

③ 基尔克果,《论反讽概念》,前揭,页181。

无为(用怀疑论的一个概念来说)”,^①这意思差不多是说,苏格拉底最终成了一个怀疑主义者。

但是,在1844年的《哲学片断》中,克利马科斯(基尔克果)改变或者说纠正了《论反讽概念》中的看法。虽然悖论让认识面临着极大的怀疑主义危险,可克利马科斯看到,处于这一悖论中的苏格拉底,“并未陷入在他之前或之后的古希腊怀疑主义的陷阱之中”(《片断》页155),因为,怀疑论“并不能满足认识中悖论的激情”(《片断》页162)。当然,另一方面,苏格拉底也没有达到“启示的概念”(《片断》页113)。在克利马科斯看来,让苏格拉底在悖论中不是退缩和怀疑而是积极不懈进行哲学探究、认识自己和神的,正是“思想的激情”。这一激情,当然就是苏格拉底对智慧的“爱欲”。面对悖论及其带来的打击,苏格拉底对智慧的爱欲或激情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愈战愈勇(参《美诺》86c)。悖论与激情由此已难分难解,以至于可以说,“悖论是思想的激情”(《片断》页154)。或者也可以这样来理解,“激情既是悖论的来源,也是对悖论的回答”。^②其实,关于苏格拉底的激情,基尔克果在先于《哲学片断》一年前出版的《恐惧与战栗》一书中,已通过另一个托名作者沉默的约翰尼斯这样说过:“要在理解与不理解之间作出苏格拉底那样的出色划分需要激情,要进行真正的苏格拉底式的运动,即无知的运动,就更是如此。”^③

就激情而言,施特劳斯的看法与基尔克果是相同的。施特劳斯认同哈列维在《库萨利》中对苏格拉底的描述:“苏格拉底对人们说,‘我不反对你们的神圣智慧,我只是不理解它。我的智慧只是人

① 基尔克果,《论反讽概念》,前揭,页182,参克利马科斯,《哲学片断》,前揭,页211。

② 郝岚,《基尔克果与苏格拉底》,前揭,页200。

③ 沉默的约翰尼斯(基尔克果),《恐惧与颤栗》,刘继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页96。

的智慧’。”但是,承认无知的苏格拉底为什么没有“走向神圣智慧”、走向“启示”呢?因为,作为哲人的他拒绝“上升到一种不能明证的可能性”。反之,施特劳斯看到,苏格拉底由此明白的是,“无知及无知的显见事实证明了,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恰恰是对关于最重要的事情的知识的追求”,“正是所有解决途径的不确定性,正是对于最重要事情的无知,使得对知识的追寻成为最重要的事情,奉献于它的生活也由此是正确的生活之道”。认识到无知之后反而更积极地去求知——施特劳斯说,在苏格拉底这里,作为智慧之爱的哲学其实远非“一套命题、一种教义,甚或一个体系”,而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为特殊的激情激发着的生活”。这激情也就是“哲学的欲望或爱欲(eros)”。^①

二 哲学和信念

那么,凭借激情在悖论中勇敢思考的苏格拉底,如何来试图解决悖论呢?或者,激情让苏格拉底获得了怎样的积极知识?在《美诺》中,针对美诺提出的质疑,苏格拉底随即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既然灵魂不死,生成过很多次,而且在此世和冥府见过这些东西——其实见过一切东西——那就没有灵魂没有学到过的东西。因此,灵魂能够回忆关于灵魂和其他东西的一切,没有什么好惊异的,因为灵魂之前就知道。既然自然整体是贯通的,灵魂学过一起东西,只要某个人一旦回忆起——人称“学到”——哪怕一样东西,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发现其他一切,只要他足够勇敢,探究时不懈怠。(《美诺》81c-d)

这就是苏格拉底著名的“回忆说”。从回忆说来看,人既是无知的,也是有知的。有知是说人本来拥有知识,无知是说人现在遗

① 以上参施特劳斯,《神学与哲学的相互关系》,前揭,页251-252。

忘了知识。因此,求知的意思就是人现在通过学习去重新记起被遗忘了的知识,这样,“知”与“无知”在根本上不再矛盾。既然知识是先存的,而知识当然是灵魂获得的知识,因此,承认回忆说无异于承认了灵魂的先在或灵魂不死。其实,回忆说与灵魂不死本是相互支撑的,在《美诺》中灵魂不死服务于回忆说的论证,而在《斐多》中回忆说则成了灵魂不死的一个证据(参《斐多》72e-77a)。

关于这些,克利马科斯是这样论述的:

苏格拉底依据所有学习和探寻都是回忆这一原理去反复思考这个疑难。于是,对无知的人就只需要去提醒他,以便让他自己回忆起他所知道的东西。真理不是灌输给他的,而是他原先就固有的。苏格拉底详细阐述了这个想法,并且,古希腊人的激情其实就集中在这种想法里,因为这种想法成了对灵魂不死——请注意,这是可以无穷回溯上去的不死[引按:最终可以回溯到神]——的一种论证,或对灵魂先在(pre-existence)的一种论证。(《片断》页110-111)

由于学习终究是人回忆起自己本来就有的知识,所以从这个立场来看,“教师”就只有相对的意义而没有绝对的意义。如苏格拉底所说,教师最多只是一个“助产士”(《片断》页112)。这意味着,从苏格拉底的立场看去,学生和教师的地位终究是平等的:

在苏格拉底看来,每一个人自己就是中心,整个世界都只聚焦在他身上,因为他的自我认识就是认识神。而且,苏格拉底就是这样理解他自己的,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必须照这样去理解他们自己,并且苏格拉底必须按照上述理解来理解他和每个个体的关系,即始终带着平等的谦卑和平等的骄傲。(《片断》页113)

作为苏格拉底哲学激情的产物,回忆说克服了悖论产生的怀疑

主义危机(《片断》页 155)。但除了“反怀疑”外,克利马科斯清楚看到,回忆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反启示”——作为无知之知的结果,回忆说强化了人与神或启示的距离:“人们并没有超过苏格拉底或达到启示的概念”(《片断》页 113)。拒绝启示成为苏格拉底哲学的基本立场和最后归宿。

可是另一方面,回忆说不是拉近了人和神的距离了吗?我们最终回忆起的知识,不就是当初从神那里得来的吗(尤参《斐德若》)?但是这样一来,克利马科斯就要问,这个神是什么神?他是怎么来的?

克利马科斯看到,对于这个神之存在的确定,苏格拉底靠的不是论证,而是预设:

苏格拉底——虽然他实际上促进了对神的存在所谓自然——目的论证明,但他自己并不这样去做。他不断预设(*pre-suppose*)神的存在,并根据这个预设试图为自然灌输完善性和合目的性的观念。要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大概会解释说,要是身后没有神存在这一保证,他是没有勇气敢于开始这探险航程的。(《片断》页 162)

对于灵魂不死,苏格拉底虽然经常论证,但最终仍然依靠的是假设——在两年后出版的《〈哲学片断〉最后的非学术性附言》中,克利马科斯说,“与拥有这三个(关于灵魂不死的)证明的某个现代思想家相比,苏格拉底是一个怀疑者吗?绝对不是。他把他的整个生活赌在这个‘如果’上。他敢于去死,带着对无限的这种激情,他命令自己的生活应该是可以被接受的——如果有一种不死的话。”^①在这里,可以说苏格拉底通过激情来把握真理的方式得到了

① 克利马科斯(基尔克果),《最后的非学术性附言》(*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tr. by D. F. Swens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页 180。

最有力的展示。^①

对神的存在(及灵魂不死)的预设,标志着苏格拉底的哲学激情达到了最高点:对神的信念。

什么是信念(belief)?信念与信仰(faith)是一回事吗?走向神的信念的苏格拉底,是否就走向了对神的信仰?对后面两个问题,克利马科斯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哲学片断》第四章之后的“插曲”中,克利马科斯专门论述了信念问题。^②哲学对生成感到激动、惊奇,惊奇就是哲学的激情。可是,哲学如何获得超出“当下感觉”、超出生成的知识呢?也就是说,哲学如何获得关于过去、关于历史、关于不可见者的知识(回忆说即内含不断回溯到过去的问题)?克利马科斯看到,这只能依靠信念:“信念相信它看不见的东西”(《插曲》页148)。其实,克利马科斯说,希腊怀疑主义的悬隔判断,靠的也是信念(《插曲》页148)。

那么,信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信念并非知识,而是一种自由行动,是意志的表达”(《插曲》页151)。希腊怀疑主义也不是靠知识在怀疑,而是靠意志在怀疑,更重要的是,怀疑的中止、悬隔判断,更是一个“意志行动”(《插曲》页148)。信念是怀疑的对立面,但它们都是激情,是“相反的激情”(《插曲》页152)。因此,从意志出发的信念,其结论“根本就不是结论,而是一个决断,怀疑故而被消除了”(《插曲》页152)。信念=意志=决断。

这样一来,苏格拉底通过预设、通过信念达到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

谁若以永恒的眼光看待神,谁就不会拥有神存在(exist)的

① 参郝岚,《基尔克果与苏格拉底》,前揭,页201。

② 《哲学片断》的这个“插曲”部分,有一个更好的中译本,见邹晓东、谢文郁,《基尔克果的生存分析》,见娄林主编,《经典与解释36·基尔克果的苏格拉底》,页125-162。下文出自此部分的引用采用此译本,简称《插曲》随文夹住。